

人工事故

編 著 趙 樹 理



劍林編

工人故事

山東新華書店出版

工人故事

編者 劍

林

出版者 山東新華書店

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

〇〇〇一——七〇〇〇

前記

今天，工人已成為人民文藝的重要主題，新中國的文藝工作者正在為這個主題加倍努力。這裏所有的二十餘篇文藝作品，就是新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和工人同志自己以這個主題創作的。這是在我們所看到的工人文藝作品中選集的相當好的一部份。

這裏的作品，雖然有的不免有點粗糙、片斷、不夠深刻和系統，但它的内容却都異常實際豐富，很適合今天工人同志的需要。這些作品的藝術性也是較高的，語言和形式也都是十分樸素與新鮮的。有些是具有代表性與型性的作品。特別是其中工人同志自己作的幾篇，如『腦袋也好使了』『允許我作一個會員吧！』『發明是從學習中來的』等，雖然在表現手法上比較簡單，修詞上還不夠細緻，但他們用自己淳樸的語言，寫他們自己遭遇的事，表達他們自己豐富的思想感情，却是非常好的，看來令人倍感生動，倍感親切。

這些作品的内容比較廣泛；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工人在過去所受的慘酷的剝削和痛苦，也可看到工人得解放後覺悟的提高，和忘我生產的勞動熱情，以及為全國的解放，為新中國的建設克服困難，苦心鑽研積極生產，創造的偉大精神。如老工

人畢華序，小主人雷巨鋼可以說是以新勞動態度積極生產忘我工作的模範。如過去抽白面好打仗懶工作，轉變成人民鐵路功臣的司機康慶善，和由出名的小偷轉變成積極生產改邪歸正的煤礦工人黃殿文，都可說是這類工人轉變的典型。如自製電鉗條的工人王金，改裝抽氣機的木工邵永志和齊謀甲也可說是苦心鑽研、創造、發明的代表。從這些人物從這些事實中，我們可以看到工人同志在不斷的提高和進步着。新中國的工業也在不斷的建立和發展中。這正如老工人畢華序所說：『過去受壓迫最深的是工人，覺悟最快的也是工人。』在新中國的偉大建設中出力最大供獻最多的也是工人。依靠工人階級並在他領導下，獨立、民主、和平、統一、富強的新中國一定會建設成功，這裏就是有力的說明，這裏就是明天的象徵。

我們誠懇的把這本『工人故事』敬獻給工人同志，熱望對工人同志能有些幫助。並熱望工人同志和新中國的文藝工作者，今後更多更多的寫作，寫出工人階級在支援全國解放，建設新中國的報巨事業中的偉大力量和光榮事蹟。

劍 林、一九四九·六·廿五·於濟南

目錄

接紗女工楊福萊.....	白蘇林、尹世美（一）
被污辱與被損害的人.....	張雲、蘇東（八）
阿渭.....	金孚人（一三）
在舊社會學徒真難啊！.....	高杏章記（一六）
護廠鬥爭.....	羊勁（一九）
畢華序.....	田稼、李根紅（二六）
馬傳尚.....	余九紹（三六）
老電工趙省三.....	于彥（四七）
小主人.....	齊統（五一）
于阿根和他的互助組.....	蘇東（五六）
朱立民和郭文忠.....	汪溪（六一）
你這一說，我也開竅了！.....	羅宣（六九）
允許我作個會員吧！.....	楊緒仁（七三）

光榮金	蘇東（七六）
四 姨	向一（八〇）
小 妮	路 偉（八六）
以工代賑	建 華（九二）
偉大的力量	雷 汀（九八）
北平號火車頭	張若嘉（一〇二）
鱸 魚	雷 加（一一九）
煤	李 納（一三五）
康慶善的轉變	蘇 寧（一五二）
發明是從學習中來的	石 基（一六三）
腦袋也好使了	趙海鵬（一六七）
一架破抽氣機的復活	趙石琨（一七〇）
大炮重新上了前綫	李 凱（一七四）
成 功	——（一八〇）

搖紗女工楊福菜

白蘇林、尹世美

一、想到自己傷心事。

有人去找楊福菜看戲。起初她怪高興，一會兒她眉毛就鎖在一起，低頭微微地嘆惜了兩聲。和她住在一起的女工們也都同情她，一看見她帶着憂愁的小子低頭想心事，大家就勸慰她。因為在一個月以前將匪賁退的時候，她家六口人都弄送在砲火裏，父親弟弟也受了重傷……。

平常女工姊妹們見她傷心了，就這樣勸她：

「人死如燈滅，活着的還要有個活打算；妳哭壞了身子明天上不了工啊！」
這一天也是這樣。大家妳推我拉的來到院子裏，硬催她去看戲：

「俺不去……俺沒錢……。」

「楊福菜，妳還不知道哪？咱們看戲用不着化錢。剛才職工會尹同志說：演這
個戲是專為我們工人演的，解放軍來慰問咱們的啊！……。」

經許多人這樣一講，楊福菜心也動了。在家裏也是閒着，看看去吧！說着就

步出大門外了。

本來楊福萊沒心思看戲，只是陪陪她們的；戲一開場就把她的心神吸引住了。血淚仇的歌聲感動得她的心在跳，彷彿自己沉浸在過去的生活中。演戲的那個女的就是她自己。使她傷心流淚。當看到王東才的小伙子被蔣軍趕打着時，她哇的一聲哭起來了，扶在前排的椅背上悲痛不止，嘴裏說：

『啊呀！那個叫狗日的老蔣隊伍抓走的王東才就是俺爹呀！俺想起來心都炸裂啦！就是前年五月十二日的晚上五枝黑桿大槍把俺爹從被窩裏抓走的；俺們一家子跪着央告還不行，硬說是『八路』啊……』

可是看呀，楊福萊縱在一起的眉毛舒展開了，因為她看見了王仁厚老爹爹到了邊區天堂，大家給他送東西，幫他起家立業。等一會老大娘給小栓子換上件水紅色的新衣時，楊福萊笑了！『唉！水幫魚，魚幫水，共產黨真的和老百姓是一家啊！』這是她心裏的話。

她一方面又想到國民黨是壞種，害老百姓的……。

二、壞環境和苦家庭。

楊福萊今年十九歲，在仁豐紗廠當了兩年來的搖紗工人，家住莊普利門內。

她的家庭本來就很窮，又加人口多幹活的人少，生活更加難以維持。

她父親從前拉地排子車，往來泰安濟南之間，裝炭賣錢。遇到交通不便利，就担起挑子賣青菜、鮮貨；進大街跑小巷，叫喊着，天黑下來掙不了幾個錢。不管父親怎樣想掙錢，可是錢不願到窮人的手裏；你死賣力氣，還沒人家坐在炕頭上來得多。於是全家的生活都指望楊福萊在廠裏領工資。別人得到工資還有一些富餘，楊福萊錢一到手就告假回家。鑽到米糧店裏買那些價錢便宜的紅高粱麵，背回家去貼餅子，滾糊塗湯喝。她省下家中的飯，忍着飢餓到廠裏來。

窮人有病沒錢，再苦一點也要咬牙掙扎。父親往解放區裏作買賣，坐車不小心跌壞了腿骨，呆在家裏養着。不幾天，蔣軍用五桿大槍將父親綁走，硬說他有『八路嫌疑』。

沒有錢，也求不出門子。她父親一直押在監獄裏，打得死去活來。

那時候，國民黨逃到八路軍不是殺就是砍；隊伍裏沒有錢化就下鄉到處亂抓。把老百姓抓回來，給錢的高興放幾個，沒錢的不是活埋就是長期押着。

楊福萊家裏很着急，恐怕她父親有個三長兩短就要了一家子人的命了。找到一家親戚說：

『求求你給說句好話吧？……』那家親戚早就知道楊福萊家沒錢，裝着愛理不理的說：

『咱也不是作綏靖司令……如今的事情缺錢不行呵！』

到處碰釘子，沒有一位肯承攬這件事情的。楊福萊家也就下了決心不管。

楊福萊在仁豐紗廠工作時總打不起精神來，可是一面又要照顧到機器的轉動，所以，漸漸她身體消瘦下去。

有幾天，廠裏的總有些人找她談話，叫她加入國民黨。可是，她表示無所謂：

『當工人還要入國民黨嗎？』

有些人勸她，利誘她說：

『妳看這廠裏大多數都在團在黨，妳不入黨就吃不開啦！』。

她不聽那一套夜貓子叫，照常做工。

可是後來就有人向她說：『妳不入黨入團，妳的飯碗就要保不牢了。』又有人威脅她：『有人說妳和妳父親都有八路嫌疑！』

她害怕有壞人會告密誣她為八路，更怕的是如果仍不答應的話，父親的命也不保險了。威脅加利誘，就把這位可憐的青年女工騙入鬼窟狼窩裏了。她稀里胡塗的加入了國民黨。

不久，她父親放出來，已經成了一個半殘廢的人了。

到時候，叫她繳十萬元法幣的黨費。她交不上，就爭吵起來，聲言要開除她的

雲籍，而她說：「開除就開除，俺還巴不得的呢！」
很快濟南解放了，大地現出來一片鮮亮的紅光。

三、誰是仇人誰是救命星？

戰爭打響的那天，楊福萊和其他的女工姊妹們藏在宿舍裏不敢出來，人人的心裏打開了鼓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可是沒有一個人肯跑到外面去的，因為外面也是不安全。這時候，楊福萊心上想的是她的家，至今還沒得到個下落。

戰爭剛一結束，街上敵人遺屍還沒清理和掩埋，楊福萊吵着要回家看看，無論哪個勸阻她都不依，一心惦記媽媽。

等她回到家裏，看到的不是活着的媽媽、妹妹、弟弟，而是媽媽、四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已經成了六口不說話的屍體，房子炸燬了，父親腿部受了重傷，還有一個弟弟腦袋炸破了。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，只見血肉模糊的一片。楊福萊頓時變傻，楞了楞，一下子倒下去爬在屍首上哭喊起來：

隣舍家看着她哭也想起自己炸塌了的房子，炸傷了的人口，也鼻涕一把淚一把的陪着她哭。這時候，大家一致的心願是：「逮到老蔣就是活剝他的皮吃他的肉也不解俺心頭之恨呵！」

時候不早了，大家攙起楊福萊勸她不要再哭，可是她跳起腳來罵大街：『誰是我的仇人？蔣介石是我的仇人！我要永遠記住這口冤枉氣——報仇！』

她父親和弟弟被民主政府送到勝利醫院，塗上藥包紮好，並且聲言免除一切醫藥費用。

不幾天，民主政府又救濟了她家一些糧食，添幫着過日子。

事情這樣急，可是楊福萊在廠裏做工一天也沒間斷過。下了工就去看她的父親和弟弟。

有一天，職工會的尹同志給她講了些國民黨內部黑暗情形。她受到很大的感動，內心想鬥爭了好久，堅決把她怎樣被騙入國民黨的情形講了出來。因為她清楚的知道：國民黨騙了她，共產黨救了她的。

『想起當初入的國民黨真是生氣，你不入飯碗子就保不牢呀！……』楊福萊說。

『也是。』「忠實」於蔣介石的還是很少，因為他現在眼看就要完蛋。你看他做事情那一樣對得起老百姓？被他們騙的人也不少呵！但是，你們自己也要認識錯誤，改過自新，站在人民方面來，民主政府一律寬大的。再說，你是窮苦的工人，先進的階級……』

尹同志態度很和藹，把這話說給楊福萊聽。句句都打動她的心。感覺得到一股子溫存的友情。她後悔得眼睛溼漉漉地，並提出要求登記退出國民黨。

尹同志撫了撫她的頭髮：

『加緊生產，努力學習，要成爲一個優秀的工人吧！』

被污辱與被損害的人

張雲、蘇東

工會同志的宿舍裏，每天都有不少的工人，來找他們談話、講故事、唱歌……其中留給人印象最深的，是一個十九歲的女工李秀蘭。她是那樣的老實，沉靜，有時還似乎有點癡呆。當別人講得有聲有色，她却一聲不響地偎在女同志的身旁。當工會同志徵求她的意見，她總是搖搖頭的笑著說：『對你們那裏還有意見，即使不給工錢，白幹俺也高興，先說不受氣了！』要是問她：『妳都受了那些氣？』她就會把頭低下去，然後紅著眼圈，苦笑的說：『同志，你還是不要知道吧！』提起來我難過……』

宣傳週過去了，工會召集工人座談對提燈會的感想，工人們都紛紛的訴說著過去的苦難和解放後的愉快。輪到李秀蘭時，她看了看周圍的人，一言未發，就爬在床下放聲大哭起來！

有眼睛的人，都看得清楚，在她的心靈上，無疑的是存在著一種難言的隱痛。請看這位十九歲的姑娘底悲慘遭遇吧：

是在今年的夏天，廠裏的國民黨和三青團，為了爭權奪利，擴張勢力，都伸出

魔爪來拉攏工人，參加他們的組織。工人若接近了國民黨員，三青团方面嫉妬，若接近了三青团員，國民黨方面懷恨，雙方對工人甚至都採取報復手段。

那時女工鄰舍裏，住着一個女三青团員，想拉她參加三青团。可是她知道那是些狼心狗肺的人，專作傷天害理的壞事，說什麼也不肯參加，但那個三青团員，就像馬尾上的蒼蠅，怎麼也闖不開。見了她，就拉她談話。有一次，正談着，偏偏叫工廠的女管理員——是一個國民黨員——發見了。女管理員疑心她倆是在說國民黨的壞話，就狠狠的警告她說：『妳再和三青团員打交道，就當心妳的飯碗！』她嚇慌了，因為濟南的幾家紗廠，都操縱在國民黨的手裏，在這裏開除了，在那裏同樣是不肯收留的。她極力想躲開那個三青团員。可是那個三青团員也知道了管理員對她的警告，為了賭氣和逞強，偏偏和她接近得更殷勤了。

管理員老羞成怒了，認為她不聽警告，爲了顯顯威風，就想出了更惡毒的辦法。她糾集了幾個國民黨特務，在工人當中造起謠來！

『李秀蘭想漢子了，整天和三青团員在一起，想找她們拉個皮條！』
她氣極了，想找壞蛋們講理，可是當她看到管理員惡狠狠的眼睛的時候，又畏縮了。

晚上，回到宿舍裏，滿腔的悲憤，再也遏止不住了，眼淚就像泉水一樣的奔流出來。幾個好心的女工安慰她，她激憤了，就罵開了管理員和誣蔑她的人。

可是牆裏說話，牆外有人，特務的眼睛，耳朵，到處都有，她剛罵完，管理員就知道了。

『這還了得，小鬼倒爬到閻王爺的頭上了！』管理員氣哼哼的帶着三個爪牙，撞進了女工宿舍。

『起立！』女工們都筆直的站在一邊。

『把她帶走！』管理員命令着。幾個腿子，闖上前去，把她從牀上拖了下來，摔倒在地上。

『管理員，妳行點好事，饒了她這回吧！』幾個女工在央求着。

『混蛋，管妳們什麼事！』她把她們踢開了。

她被關在管理員的宿舍裏。

半夜，她哭得沒力了，就昏昏的睡去。

管理員輕輕把門開了，引進幾個橫眉豎眼的人。

她的衣褲被撕得粉碎，她被弄污了。

第二天清早特務的謠言，像風一樣的在廠裏傳開了：

『別看人小啊，心可不小，會偷漢子了，哈哈……』

『真不知害臊……』

大部分了解她的工人，雖然都知道這裏面有着隱情，可是那時是特務的大下，